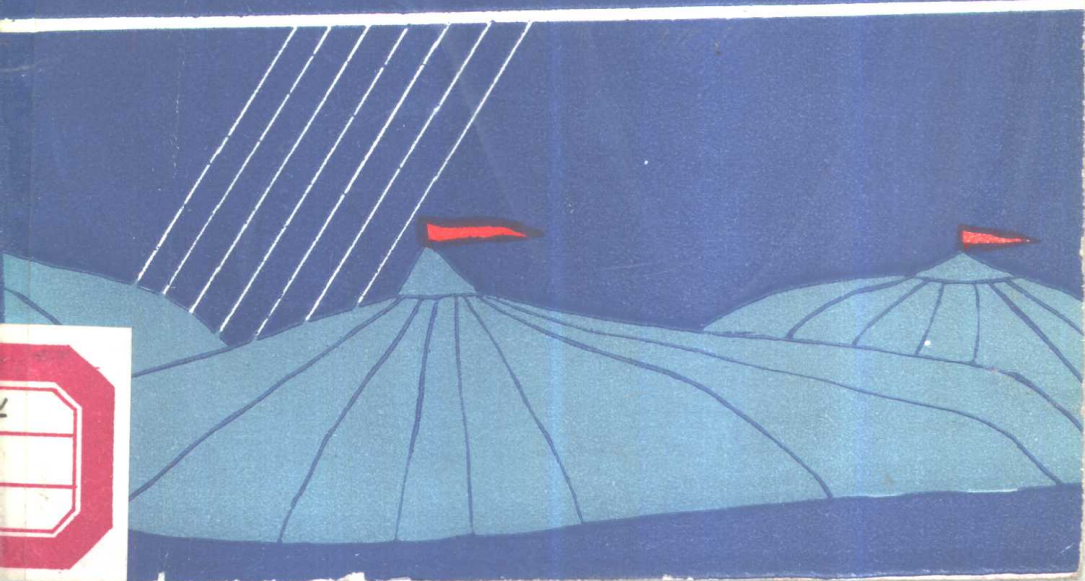


孙书林 著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穹庐惊梦



1247.4
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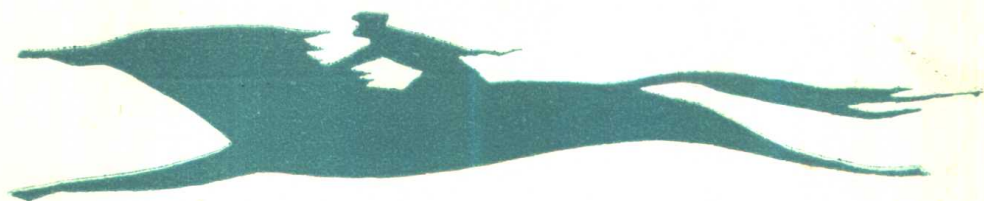
穹庐惊梦

孙书林 著

018573



女子学院 0031492



穹庐惊梦

孙书林 著

*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 10印张 3插页 208千字

1986年12月第1版 1986年12月沈阳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0册

统一书号：10355·767 定价：1.70元

注释：

扎萨克：蒙古王公官府の代称。

哈扎日沁旗：作者假似的旗名。

福晋：王爷妻子的代称。

格格：王爷女儿的代称。

额沁河：译汉语为发源地的意思。

合硕金：王府官名。

协理：王府官名。

梅伦：王府官名。

参领：王府官名。

佐领：王府官名。

目 录

第一回：生女婴凭空降灾殃	
盗战马立地离王府.....	1
第二回：行大义姑侄走山东	
遇歹人兄妹遭失散.....	22
第三回：何玉春买马救向春	
向玉芳忍辱育婴儿.....	38
第四回：摆盛筵众官赞格格	
抗暴行差奴怜好汉.....	51
第五回：穹庐惊梦心添忧伤	
花园软禁义属正气.....	68
第六回：英烈女舍身杀土霸	
流落儿结伴奔延安.....	81
第七回：闯江湖何玉春遇害	
逢搭救萨仁花感恩.....	93
第八回：张财粮揭发李国平	
向区长收留王拴柱.....	115
第九回：灭异派萨仁花立功	
起风云区小队叛变.....	127
第十回：求解放兄妹辞圣地	
灭三王威风震草原.....	144
第十一回：寻出路萨仁花明智	
闹含意王队长用心.....	159

第十二回：出奇兵智夺区公所	
设埋伏痛打落水狗.....	176
第十三回：拉参谋王爷使阴心	
唆叛徒队长用巧计.....	197
第十四回：破重围付出英雄血	
会手足流下伤情泪.....	200
第十五回：刚强汉行乞辽西地	
烈性女沦落韩家庄.....	2
第十六回：凄风苦雨忽遇天晴	
灵心妙性候遭夜黯.....	2
第十七回：乌海云使用连环计	
萨仁花被困虎牢门.....	28
第十八回：众英雄打开王爷府	
双姐妹升起大红旗.....	306

第一回： 生女婴凭空降灾殃 盗战马立地离王府

这是一九二三年立冬的前一日。

上午，卓索图盟哈扎日沁旗扎兰村，还漾溢着深秋的暖意。一群群牛羊在额沁河岸边，寻觅着衰草，回旋追逐，离合不定。午饭过后，玉皇岭山尖上，飘过来阵阵浓云，霎时间，遮天蔽日，随即飘下雪花儿来。接着，风雪交加，越大越大。开始时，积雪在地面上还有融化的，到后来，山林、村庄、牧场，全都被大雪覆盖住了。

正在这时，扎兰村西面山洼的一个马架房里，有一对女婴降生了。婴儿落地的呱呱声，很快就被风雪的吼声吞没了。

八岁的小巴图扶起精疲力尽的母亲。接生老娘把两个女婴放在了母亲斯琴的怀里。婴儿在怀抱里挣扎着哭叫着。这时，接生老娘同斯琴同时吃惊地“啊”了一声，又半晌无言。

接生老娘立刻跪在地上，双手合掌，念念有词地说：

“阿弥陀佛，菩萨保佑，最好不是妖孽！”说完，站起身对斯琴说：“你看这个丫头，满脸青色，手带红痣，有些妖气缠身，论理应该扔掉！”

斯琴含着泪说：“亲生骨肉，怎好狠心扔掉？求求神娘给破绽破绽……”

接生老娘摇晃着脑袋说：“破绽不得，要不扔掉，家庭降祸呀！”

小巴图却在一旁鼓着腮帮说：“不能扔了小妹，扔出去，一会就会冻死的！”

接生老娘站起身说：“扔不扔在你们，我要走了。”说完，又从衣兜里掏出一张事先用黄纸画的符，贴在马架房门上，然后匆匆地走了。

一对女婴在母亲怀里哭着。先生下的那个，又白又胖，后生下的那个，虽然脸带青色，手有红痣，却很精神。斯琴摸摸这个，摸摸那个，眼里的泪珠一对一对地滚下来。

习惯于吃斋念佛的斯琴，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颤，自言自语地说：“好孩子，娘想，你真能连累全家吗？”然后她又对蹲在女婴跟前的小巴图说：“儿子，你说能吗？”

小巴图气乎乎地说：“妈，我要这一对小妹妹，不能听接生老娘的话！”

斯琴叹了口气，把头低下去……

停了停，斯琴往门口外看看说：“你爸爸给王府放马，已经去了半个多月，他们不许回来。你到宝音图大伯那里，求他给送个信，让你爸爸今天无论如何也告个假回来。”

小巴图遵照母亲的话，走出了马架房。他把门迅速关

好，撒开两条小腿，蹬蹬地踩着积雪向村里跑去。

天近黄昏，风雪更大了。马架房在寒风中抖动，斯琴在叹息，女婴在啼哭……

小巴图的父亲乌恩今年年仅三十岁，是个彪壮的牧人，枪法纯熟的猎手。半月前，被派到哈扎日沁旗扎萨克王府放马，限期一年的时间。这几天，乌恩一边放马，一边想念着斯琴该临盆了。他希望生个女儿，实现儿女双全的意愿。他想跟管家扎木苏告假回家看看，又怕自己才来半个月，非但告不下假来，再吃一顿无情的皮鞭。

也是在上午，乌恩把马赶到松树洼，自己坐在大石板上，抽着旱烟，颠弄着到底该不该回家？因为天气暖和，马也很老实，都在洼地里悠闲地吃草。乌恩先前还乱想，后来便躺在石板上，进入了梦乡。

他不知不觉地骑着马越过额沁河，跨过玉皇岭山，走到自己的马架房前。突然，从马架房门口蹿出一只恶狼，嘴里叼着刚刚降生的孩子。婴儿撕心裂肝的哭声，使他大惊大喊起来！斯琴在门口喊叫着：“狼！”“狼叼走了孩子！”乌恩来不及多想，顺手端起猎枪，“砰”的一枪，狼突然没有了……只有婴儿在地上哭叫着，鲜血沾满全身。乌恩跳下马来，把孩子抱在怀里，大声喊着：“孩子！”

这一喊，倒把梦喊醒了。他猛地从石板上坐起来，睁眼一看，天空阴云布满，已落雪花。冷风透过全身，使他打了个冷战！再一看，马群不见了。他顾不得多思梦境，赶紧去追马群。

风雪越来越大，几丈以外，白茫茫一片。看不见马群。乌恩心里一急，头上冒出了冷汗。王府有律，如果丢失一匹马，定把牧马人处死！王爷乌海云向来把一匹马看得比一个奴隶要重！

乌恩翻山越岭，进入高大的原始森林。他晓得，马群是让风雪冲散的。很有可能，这些马钻进森林躲避。果然不出他所料，在一片参天青松林中，找到了聚成一团的马群。

这时的乌恩，面上挂了一层冰霜，眼睫毛成了细密的白穗儿。破旧的皮裤湿到膝盖以上。他顾不得这些，先数数马，一匹不少。他眉头攒上了喜气，然后蹲在一棵大古松下，抽起烟来。

天快黑了，他才把马群赶出松林，奔回王府。

风小了一点儿，雪却还续续地下着。乌恩把马鞭在空中一甩，立刻发出清脆的小雷声，那群马很听话，纵蹄蹦腾，地上卷起一阵阵雪风。

“乌恩！等一等！”有人不断地招呼他。

头一声喊他没听清楚。后来他听清了，急忙勒住马缰。回头看去，远处一匹快马驰骋而来。眨眼的功夫，那人停在乌恩身边。乌恩已看出来人是自己的好友宝音图。

“宝音图，什么事这么急？”乌恩用惊奇的目光等待着宝音图的回答。

宝音图擦了一把汗说：“孩子他婶生孩子了，叫你今天无论如何也要回去一趟！”

乌恩眉开眼笑地问：“男孩女孩？”

宝音图咧嘴笑了笑说：“谢天谢地，生了一对姑娘！”

乌恩兴奋地说：“好，我这就去告假。”

宝音图掉转马头说：“天不早了，快点呀！”说完双腿一夹马肚子，那马又飞一般地往回驰去。

乌恩听说斯琴生了一对女孩，心里非常高兴，禁不住把嘴乐得张开，赶紧催马往回奔跑。忽然，他又想起刚才做的那场噩梦，神色又低沉起来，心里有几分不安。他想，就是挨几鞭子打，今晚也要赶回扎兰村！

金壁辉煌的哈扎日沁旗札萨克王府，在雪雾的笼罩下，氤氲着神秘的景象。院内呜呜的松柏吟寒声，令人凄冷可怕。

王府的后面是一个弯形的缓山。缓坡上长着映天的松柏，挺拔蓊郁。山腰上，有几处很高的陡坡，如同一条条蜿蜒游动的巨莽，延伸开去，威峨嶙峋。王府的前面有一块开阔地，是王爷举行敖包会的场地。水深流急的额沁河通过开阔地，流出川心；河两岸长着权桢的杨树和榆树，人行其下，有黑云压顶之感。越河而过，王府的南山连绵起伏，如同土龙蛟挽。

哈扎日沁王府是天聪二年动工兴建的，历经十年。府内楼亭殿阁，巧夺天工。大堂、二堂、三堂建筑得各具风格，砖石走廊直通后面的大厅。在这主体建筑的两侧，又分东西跨院，东跨院是王爷的家斋，里面有寝室，客厅，老太太院、演义堂、管事处、奶子房等。西跨院是王爷的家庙，里面有关帝庙，文昌庙，佛堂、死堂等，还有王爷习武的射箭场。后院是王府的花园。花园里假山上立着奇形怪状的山石。假山以东是荷花池，池边凉亭秀丽古雅。再东边是一片

桑树林。林中砖石铺路，放着石桌、石凳。假山西侧，耸立着一座样式新颖的二层小楼，名叫华春楼。楼梯扶栏精雕细刻，花纹精彩。楼上的栏杆，全是楠木雕出。楼廊里有些名人的字画条幅。站在王府的后山最高处，举目眺望，眼前呈现双喜字形的宏伟的古老建筑群。但见府内，松涛滚动，云濛雾罩，气象异常。

因为是雪天，虽然天还没黑，王府内已经灯火辉煌。乌恩把马赶进圈里，关好门栏，连自己住的帐房也没顾得进，就直奔管事处，找管家扎木苏告假去了。

管家扎木苏正陪着王爷乌海云打牌。他个子不高，四方脸盘，淡眉毛，眼睛不十分大，却长得匀称，敏捷，眉毛一跳就是一个点子，对主子的每一句话的理解，都记录在他那跳动的眼眉里。陪同王爷打牌的还有福晋太太静文。她是前清肃亲王的妹妹，清朝末年下嫁到哈扎日沁旗王府的。她长得细皮嫩肉，白白净净，瓜子脸上一笑就出两个酒窝。那双单眼皮下滚动着秋波明净的大眼珠，非常引人注目，再加上她那新式的卷发披肩的发型，一看便知她非是草原生人。除以上两人外，还有乌海云的干儿子、掌握兵权的参领乌家驹。这个乌家驹长得豹头环眼，一脸横肉，嘴一咧几乎到耳边。

王爷乌海云因为连赢两次满贯，兴致勃勃。别看外面寒气逼人，客厅里生着铜炉炭火，暖烘烘的。王爷就餐的时间已经过去，但因为王爷非常高兴，竟把吃饭的事忘了，别人也不能提及此事。王爷事先和福晋规定，谁输一次，罚酒一杯。

扎木苏和乌家驹专会顺风使舵，溜须拍马。乌家驹只要知道王爷缺什么牌，便把他手有的打给王爷。王爷一赢就罚静文喝酒。而扎木苏也故意把牌打给静文。静文赢后，就罚王爷喝酒。

乌恩急急忙忙来到管事处，不见管家扎木苏，便问扎木苏的佣人贡格扎布：“贡格扎布，管家呢？”

贡格扎布闪着那双明亮的大眼，看了看乌恩说：“正陪王爷打牌！大叔有事吗？”

乌恩忙说：“我家你婶生孩子了，捎信让我告假回去。”

贡格扎布听说斯琴婢生了小孩，好奇地问：“大叔，生的男孩还是女孩？”

乌恩笑着拍拍贡格扎布的头说：“给你生了一对小妹妹！”

贡格扎布高兴地说：“大叔，你等着，我去找管家。”说完便走出管事房。

贡格扎布绕过一道花墙，走过一个月亮门，直奔王爷客厅。当他把脚刚刚落在门外台阶的时候，立刻抽了回来，吓得他竟出了一身冷汗。刚才，他听说斯琴生了两个女孩，高兴得竟把王府的规矩忘在脑后。“好险，差点丧命！”贡格扎布知道，进入王爷的寝室，客厅，除非王爷身边的使女和亲信，外人一律不得入。就是合硕金、协理、梅伦这些王府官员，不经禀报，也不能随便入内，何况他是管家的佣人！前些日子，有一个旗丁误入王爷内宅，被王爷看见，命人挖了双眼。想到这儿，贡格扎布悄悄地退了出去。他站在月亮

门外的墙下，犯了难。返回管事房，乌恩大叔还在等待消息；不回管事房，又见不到管家扎木苏。

十七岁的贡格扎布也是从扎兰村派来的。他的父亲宝音图同乌恩非常要好。贡格扎布小时候还跟乌恩上山打过猎呢！现在乌恩大叔有事，一定要想办法帮忙才对。忽然，他眼睛一亮，想起一个人来，那就是伺候福晋静文的女奴陶亚。她也是从扎兰村来的，而且同贡格扎布共同度过天真烂漫的幼年生活。“对！找她去！”他顺着墙根，来到静文的寝室，用舌头舔破窗纸，往里一看，正巧，陶亚在整理衣物。他便轻轻地在窗楞上敲了三下，不一会，陶亚便从内走出来。她见是贡格扎布，急忙小声问：“贡格扎布哥，有事快说，当心让人看见。”贡格扎布也压低嗓门说：“乌恩大叔家的婶婶生了一对女孩。他想找管家告假，管家正在客厅陪王爷打牌，你去找他给乌恩大叔说个情。”贡格扎布说完，马上离开了那里。

陶亚和贡格扎布同岁，虽然他同贡格扎布有深韩外宅之隔，但在她的心灵深处，却对贡格扎布产生一种难以表达和诉说的爱慕之情。贡格扎布一走，她便向客厅走去。她想，最好把管家扎木苏叫出来说，但这样又怕影响王爷打牌，招惹横祸。她还没有想好，就打开了客厅的门。

客厅里打牌的人都在绞尽脑汁地运筹对策，谁也没有理会陶亚进来。陶亚见此情景，开口不得，欲退不得，直愣愣地站在地上。墙上的挂钟有节奏地响着。陶亚鼓足勇气悄悄地走近扎木苏，用手去拉他的衣角。扎木苏正要往外打一张牌，忽然觉得有人拉他，回头一看，手中那张牌只在空中举

着。其他三人这才注意到陶亚站在扎木苏的身后。王爷乌海云正等着这张牌，见扎木苏两眼直勾勾地看着陶亚，顿时火起，抓起一把牌，打在扎木苏的头上，吓得扎木苏马上跪倒在地。聪明的陶亚也随着跪在地上。

扎木苏脸上流下了汗水，嘴里却说：“奴才该死，请王爷饶过这一次，下次再也不敢迟慢了！”

平时一直同扎木苏明和暗不和的参领乌家驹，见此情景，马上添油加醋道：“父王正玩得高兴，你却偷看女人！”

乌海云也随即“哼”了一声，那双三角眼却慢慢地闭上，吓得扎木苏赶忙喊道：“福晋救命呀！”

陶亚也在一旁喊道“福晋，救救我呀！”

静文赶忙笑着对王爷说：“王爷，看在我的面上，饶他们这一次吧！”

乌海云还是不吭声。

静文又说：“一会我陪你去演义堂看戏，再不，我弹一支你最爱听的曲子！”

乌海云这才睁开了双眼，露出了一丝笑容。

扎木苏和陶亚双双给王爷磕头谢恩。

乌海云看了陶亚一眼，觉得这个丫头长得很漂亮。别看陶亚进府快一个月了，王爷还是头一次这样仔细地打量她。

陶亚在王府的使女堆里，是个出类拔萃的尖子，她那双大如明星的俊眼，似春柳吐叶的长眉，再加上惊人的苗条身段，使人飞魂动魄。所以，不管是管家扎木苏，还是参领乌家驹，都打过陶亚的主意，不过，他们都没有机会下手。

乌海云知道他手下的人多是酒色之徒。他怀疑扎木苏同陶亚有隐私，便故意问：“陶亚，你找管家干什么？”

陶亚赶忙说：“回王爷的话，我找管家有私事……”

乌海云笑着问：“什么私事？”

陶亚从王爷那副表情中看出，王爷对她产生怀疑，也就如实地说：“乌恩家的生了一对女孩儿，他想告假回去看看。”

“什么？一对女孩？”静文急忙在旁边追问了一句。

陶亚说：“是一对女孩！”

一说到女孩，静文格外动感情。自从她嫁到王府，第一胎生了个男婴，由于难产险些丧命。从那以后，王爷怕静文再生孩子遇险，就从北京弄回些洋药，给福晋服上，绝了育。可是，静文却总想要个女孩，留在身边作伴儿，颐养情趣。为这事，她经常忧伤。

王爷也想给静文抢个女孩，曾经让乌家驹暗中打听，看谁家生了女婴，给抱来。若抱之不给，便抢来！乌家驹半月前曾抢回一个，但回王府后女婴咽了气。虽然王爷旨意弄个女婴，前提条件必须是蒙古族人家所生的。

静文听说乌恩家生了一对女婴，很是高兴，便对王爷说：“王爷，何不派人去抱一个来。”

乌海云笑笑说：“抱什么，让他给你送来。去，传乌恩！”

乌家驹马上命人去传乌恩。

陶亚在旁边听到要乌恩送女孩，心中暗暗叫苦，后悔不该把真实情况说出。

刚才在地上跪着的扎木苏，恨透了乌恩。他想，这个乌恩，刚来半个月就要告假，因这自己差点丧命于王爷手下。于是，他趁机向王爷奏道：“乌恩放马很抱怨，说王爷待奴才不好！若要他送女儿，恐怕不会应，莫如……”

乌海云笑了笑，用手势打断扎木苏的话：“你不必多嘴，我自有主张！”扎木苏只好乖乖地站在一旁。

不一会儿，乌恩被带到客厅。乌恩连头也没敢抬，只跪在地上说：“奴才给王爷叩头请安。”

乌海云说：“乌恩，你老婆生了一对女孩，是吗？”

乌恩回答：“是，王爷。”

乌海云说：“好！本藩身边正缺一个小女孩儿，你回去把女孩抱来！”

乌海云的话，如同晴天响个干雷，乌恩顿时两耳嗡嗡直响，直愣愣地跪在那里不语。

乌家驹走过来，抬脚照着乌恩的腰踢去，把乌恩踢倒在地上。

这一脚倒把乌恩踢出话来。他结结巴巴地说：“王爷，奴才的女儿本是奴才的命分，怎好给王爷做格格，实在不敢当！”

“哼——哼！”乌海云慢慢地闭上了双眼。

王爷乌海云高个细条，浓眉毛，三角眼，长方脸，八字胡，满脸杀气。平日不瞧着人血不吃饭，不论是谁，只要不顺他的眼，就捉拿是问。他只要一闭双眼，就是要打人、杀人。

迫不及待地要害乌恩的扎木苏，在王爷刚把眼闭上时，